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百四十七

序

易傳序

伊川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歲之後悼斯文之

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
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
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
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變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
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通其
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也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觀會通以行典理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

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
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
伊川程頤序

經世紀年序

張欽夫

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記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
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寢遠其事雜見於
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
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

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云外丙仲
壬之祀康節以數推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
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記特以太丁
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
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
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
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晚然得其真萬世不
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歷攷自堯甲辰至

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為
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因而
明之其大節目有六蓋孟子為堯舜三年之喪畢舜
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奉
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章故於甲申書服堯之喪
乙酉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
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
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載也與孟

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下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間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為萬代中興之冠冕於新莽之篡缺其年亦所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制

既不得係年而所立少帝乃他人子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係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為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稱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攷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王不欲臣箕子

尚存商歷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
北齊後周皆夷狄也故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揉則
都中原者不得不係之嗟乎世有古今太極一而已
矣太極立則通萬古于一息會中國為一人雖自堯
而上六闕逢無紀然上聖惟微之心蓋未嘗不周流
該徧亘乎無窮而貫于一也是以春秋書元以著其
妙用成位乎其中者也大君明斯義則首出庶物天
地交泰極裁成輔相之妙矣為人臣而明斯義則有

以成身而佐其主矣若夫易春秋之用不明則經世
之旨不幾於息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謹序

洙泗言仁序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
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惟蔽於有己而
不能以推失其所以為入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
自孟子沒寥寥千有餘載間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
真知其指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

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皆當
盡心也某讀程子之書其問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
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哀魯論所載䟽程子之說於
下而推以已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
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
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為仁而難莫難
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尚友講論問辨於其所謂
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亦明則有

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躬行實踐之務而懷
蘄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語言求
解則失其傳為愈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同講之庶
幾不迷其大方焉

語解序

張欽夫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
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
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

以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焉所謂天道之至曠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于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有志于力行而其知不明摘

埴索塗莫適所裔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其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

而行之行知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其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内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洒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願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為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

孟子講義序

學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徧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霄壤之判審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蓋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為利也此其流之甚著者也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

居話言之際意之所向一涉於徇己自私是皆利也
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念或萌于中是亦
利而已矣方習次營營膠擾不暇善端遏塞人偽日
滋而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
前人乎縱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
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諸君果有意乎則請朝夕起
居事事而察之覺吾有利之之意則願深思所以消
弭之方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慨

然有志於義利之辨將自求過不暇矣由是而體認
則良心發見豈不可識乎涵濡之久其趣將益深而
所進不可量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為己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
在己之事亦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皆為己也為
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嗟夫義利之說大矣豈特學
者之所當務為國家者而不明乎是則足以召亂釁
而啓禍源王者之所建立邦本垂裕無疆者以義故

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流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
生於變亂之世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
返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
雖曰服膺而學力未究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
與諸君共講之願深思焉

漢輿地圖序

呂伯恭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
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

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其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
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為王御史大
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記
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
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
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
如是今始乃得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
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略之際

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
無寸地尺土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請建子以為
藩屏嗚呼盛哉用敢紬繹其意而為之序曰自古合
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
山岳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
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瞋目裂眦更相長雄
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九流混淆
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恃哉

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復
於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
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
敢避雖有蹈水火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
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
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
慷慨憤氣千雲霄撥亂之志蓋肇於此矣方其志
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群賊之地奚啻十倍吾衆至

少而羣賊之兵奚啻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係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模先定幾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郎若囂若述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繕寨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戎冠被袞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胷中是以論光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天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圖而三萬里之幅

負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厥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奠鞬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北歎五原塞願為藩蔽迺立之為南單于俾預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紀皆為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為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

博古圖序

觀物者必於其會。鉞水知天下之冰，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理則同。然未若廣川大陸，會三光五岳之氣，開明闔晦，轆轤降升，一攬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堙壘沉鼎，頽跌仆碣，布獲於莽，滄之濱。餘歎墜刻，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娛賓客而止耳。自歐陽文忠公始，合而輯之，和者踵武。靖康之後，皆有錄，無書。吾友昭武李丙仲南父，講肆論，迷之餘，采擷裒積，越二十

年，而天下聞碑名蹟，舉集其門。起夏后氏，竟五季，著錄千卷，百世之消息，滿盈歛然，具見於緗帙之上。愈遠愈簡，愈真天摹神畫，不落雕劉太古之遺風，可挹也。文雖日縟，躰雖日備，而渾灑之氣，實行乎其中。三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則廣者狹者，淳者漓者，肆者揚者，有萬不同。蓋莫不與時偕也。雖其摹群絕輩，號為獨出一時，反覆觀之，要亦不能出也。書在六藝，為未於其萃聚，則有大者焉。物之會，其可觀也哉。予嘗

有幽憂之病胷次偏側徃從仲南父引卷徐展萬鼎
之潤篆籀之光映發左右爽然神解竊意古人不必
親相與言者殆如是固未易以玩物訾之也其他如
正厯紀定世繫刊疆域之誤砭官制之舛存典容之
舊禪凡將之缺尚非一條在取之者如何耳至於聚
散之相尋也珍怪之無涯也晤賞之不可遂而極也
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仲南父則既知之矣

春秋講義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
傳經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
於切近之地置是經其何從昔者某嘗讀是經矣降
隱訖哀閱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貶者既往
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終日
厯數古人之臧否而我無預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
何等語意者夫子之褒貶借古而警今耶生同世居
同里榮悴休戚尚有旁觀平睨漠然如不見者况用

賞罰於塚中枯骨若今人何聖人之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所在耶通古今為一時合彼己為一體前扣後應彼動此隨然後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為他人設苟尚有絲髮之蔽判然以為二物矣經我踈我而我則踈經盡內訟我之未近不當忘疑經之遠也其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君問津焉

謹議序

朱晦翁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耳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然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

予之心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氏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元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予之所痛憤怨嫉雖万世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 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

之計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始用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詞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慮而懷晏安之

樂榷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
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
或乃踵榷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
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
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榷與其徒皆享成功
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
榷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
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左史胡公

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
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
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歎矣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
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
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榷之罪所以上通於
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
中則挾虜勢以邀君終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
流之弊遺君後親至于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

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
斯乃有識之士所以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
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
日士大夫是和之者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
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
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
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
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方姓之為多邪

今六軍方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
之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
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
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
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
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
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再權
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万世必報之讐言者固已無

所後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
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
也懷不能已始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
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
者懍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謨之万一而非區區所
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日序

詹事王公梅溪集序

代劉樞作

朱晦翁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言

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尔若皆君子則何難知
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
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
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
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
下之人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
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
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

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虵蚓瑣細如蟣虱如鬼神孤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也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者其

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事業文章下至字書之微蓋亦可望之而得其人求之今人有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廷中百數万言 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入冊府 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 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郎御史納用其說公知 上

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耻為己任其所言者莫非脩
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
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和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
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
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
黨則又親親敬長謹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
藹然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
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過浮靡之文論事每極

己意然其規模宏濶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
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徃徃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
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
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效而為之也
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
明盛大踈暢洞達無欲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一皆
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
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嚮之殊或

欲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濶近名不切時
務至于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黜汙也然
則公相五君子者迹雖未及皆同心實似之故自其
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饒及夔則又適在葛
杜顏范之遺墟皆新其祠宇以致欽慕之意蓋亦每
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堯舜孔子而知
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為僚辱公知顧
甚厚及來守建康距公沒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

府下相與道舊感悅歔歔一日出公遺文三十卷屬
予序之予蓋三復焉而附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祕
閣修撰莫候子齋旣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
錫所以誌其墓矣故子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
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光明正大踈暢
洞達者言之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
懦而相與師慕其万一在朝廷所以犯顏極諫為忠
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内外交脩不遺餘力使

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
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所
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
能守其家法云年月日建安劉珙序

石曼卿詩集序

石守道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
能者材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
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

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
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
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顛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
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
不入其域耳 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秦操筆之士
率以藻麗為勝惟曼卿與穆叅軍伯長自任以古道
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竒秀
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

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
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去意舉飄出章句之
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闥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
卿資字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逸亡而
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為二冊一日觴予酒
作而謂予曰予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為我序詩乎予
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
矣

送龔鼎臣序

石守道

山陽龔輔之學為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
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
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典以正矣
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
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
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
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為極焉其不至焉

者識雜之也甚者為揚墨為老莊為申韓為鬼佛識
雜之為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為文厚乃性明乃誠粹
乃識確乎其不可移嚴乎其不可諱也直乎其不可屈也
一焉於聖人而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
也其庶幾矣然道之知不為難守之為難守之不為
難行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之為難夫知之守之行
之久之不為難篤之為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
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

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仕
于孟州因以為離別之贈云

送方希則序

歐陽永叔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聲名為韁璫夫軒裳輝
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
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
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

不利命乎數竒時不見用宜其夷然拂衣帥心自往
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澗乎其大雅之君子
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
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來俊
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齋貢函詣公車者十
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摘裳摩跌攘臂以遊其間
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
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

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紳議者咸傷寃之君
方澹乎冲襟竟以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
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恢識字以見
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
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
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
而固翕之耶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

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霓濯髮雲
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中所畜
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
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
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廖倚歸衡山序

歐陽永叔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
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
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
間所至无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
雅識沉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
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文達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踐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胡宗元詩集序

黃魯直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皋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托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耶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變其鳴皆若有謂侯蠱是也

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舉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然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

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冑次所藏未肯下
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前莫推是以窮於邱壑然以其
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
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
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
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
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于遇變而出竒因難而
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

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
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送楊循義序

陳瑩中

太虛無形寂然不動而天地氤氲之氣循環升降屈
伸聚散未嘗休已人之於道知氤氲之不異而不已
則義發於仁可勝禦哉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而不違者其惟大人乎湛乎其止也浩乎其動也其
止也順其動也健所以立行乎天地之中者謂之易

所以立人之道者謂之仁謂之義實一而名二體混而才三莫不有乾坤之義焉義之為義其大如是大則无外也而告子外之眩其名之異昧其實之同而仁之與義間不合矣禹稷顏回一窮一達其仁同其動異易地以觀之則時措之異所以為同也烏乎同哉各行吾敬同乎宜而已矣一窮一達存乎命措而皆宜存乎義命義合一存乎理存理之學致曲不貳洞明俱昭習焉而察之行之而有未宜也則徙焉而

已不徙則不精不精則不足以致用循而集之當以其序將以精義而吝不知徙則滯於有方之地終於不化而已矣故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然則義或傷仁仁或害義是皆固而不化者之病弗吝而徙焉斯得藥矣聚有妄之毒雜君臣之品而返攻無妄非瞑眩之藥其何以止膏肓乎可藥而吝宜止而進何如其義譬如累土為山習之孜孜不息雖百仞之崇可指日

而成然其所孜孜而為者是仁義之山乎非仁義之山乎功虧一簣所宜戒也然有孜孜乎彼未成一簣而宜止者如曰吾功垂成曷可虧乎力策之終之以不倦止乎遂非之地而其進益銳蓋必進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習坎之坎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其進豈如是哉邱陵學山不至於山止乎自晝之分爾習坎之習不捨晝夜以必為賢以不改為是以無可奈何為終流陷之傷甚於告子之禍曾不若邱陵之弗

進博奕而不已者也是故進吾之善而不善自止止彼不善而其善將進闔闢無二理進止無殊習天下亶亶而不窮夫子循循而不倦其教也而已矣舜之徒孜孜焉跖之徒亦孜孜焉其同其為異為跖而垂成者能從而適舜則述循循之義將受之乎將拒之乎觀太虛循環之義存文王在帝之仁習中庸時措之宜曰損曰益曰益曰損方止方進方進方止無適也無莫也比義而已焉不在養乎浩然之氣乎必有

事焉勿忘勿摠非急辭之所能致也在瞬養息存而已矣某於仁義之說溺於詖陷吝而不化者為日已多微橫渠先生直攻其蔽則詖陷內傷愈久愈固而自還之路終茅塞矣棄舊積於垂成覆新陷於平地既遠乃復默懷暮覺之愧可勝嘆哉循義聞善於庭淵源深遠其於動靜光明之道纓冠閉戶之宜聞之久而肄之熟矣今執謙養晦下問不能豈克己之學當如是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某方畏仰不暇其何

以益高明哉聊誦先覺遺編之頌述而讚之以致老愧欽慕之心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百四十七終

聖宗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百四十八

碑

君子鄉碑

王元之

夫民之善惡係君之教化其來久矣堯舜之民比屋
可封化而為善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化而為惡也
影響之驗固亦昭然自粹德云亡澆風日浸禮義冰
釋姦邪蔓滋忠讜之人囚聲鎖氣讒毀之士鼓舌張
頤周喪文武之風魯有哀定之亂摩肩觸目例是愴

民君子之人存乎名號而已衛康叔之後也遺風故
典坦然未沉志士仁人徃徃而在蘧瑗甯莊故其儕
也雖君臣離道父子爭國不至隕墜賢人之力邪故
有語曰衛多君子降及後世以為鄉也禮讓尤新淳
和未散蘊德抱義畜道戴仁牧豎樵童綽有夷齊之
行嬰兒耄老咸遵鄒魯之風祥麟在郊威鳳來巢蟲
沙影絕猿鶴音交我鄉之鳥獸也荆棘不生蘭茝爭
榮寒竹挺操清松裊聲我鄉之草木也曾繳不設置

采不陳麝卵遂性飛走全身鰥寡惇獨怡怡忻忻所
以見我鄉之仁威儀容止惇惇濟濟揖讓中規尊卑
有齒君君臣臣父子子所以知我鄉之禮唯禮與
仁君子之行也是知及道敗德賊義殘仁者不可入
于我鄉矣然周室既危衛邦亦亂盖仲尼居之故羣
賢聚之衛之多名自茲而得亦猶水石有珠玉輝媚
生焉於虜舉世亂蒸民姦衆皆无之我獨存之以為
鄉名旌其善也善則善矣未能盡矣豈若我后子兆

人家六合至德廣被美化大行君子之風布于八表
又豈獨于一鄉哉某幼師君子之行長經君子之鄉
復念世亂則鮮彼一時也世理則衆此一時也頌我
皇澤謹述銘云

黯慘元穹 民離國空 何子能孝 何臣敢忠
敗壞至德 隳頽古風 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
周室艱危 衛邦未衰 拯禍扶亂 揚英集竒
社稷之臣 邦家之基 既見君子 我心則夷

周社既荒 道及德亡 愷悌君子 止于一鄉
我道既昌 禮昭樂彰 樂只君子 徧于八方
世之昏亂 賢人則鮮 遠害全身 耕山釣岍
世之文理 賢人衆起 抱義戴仁 盈衢塞里
夫何此鄉 獨稱君子

壽域碑

王元之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版築不金乎城不湯
乎池畫无鍵而開夜无折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

不吾蠻狄五岳其雉堞四溟其溝隍天地離合我其
扃鐫春秋啓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
怡怡老者熙熙悉无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
得非道為土木德為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
愛乎溝壑恭乎扃鐫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
不能攻高低侔老氏之臺廣袤法華胥之國崇崇焉
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霸道其昌皇風不競
則心灑法令為風雨以毀之興賊役為矢石以攻之

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
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蜂起黻紱角張刑巢蔽空憲網
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
鋒鏑霜瑩卒乘鱗差鯨吞鼓頤蚕食張吻壽域之民
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悖亂冬燠夏凄烟蒸
霧瘴興瘡作疹發癘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天而死者
毒螫孔熾猛鷲暴興山驅搏人水蟲射影海躍蛟螭
陸走蚺蝮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由是王者患民

之无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于東序展
禮于西庠又謂老者非帛不暖于是乎錫之以繒綵
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肴馔非車不安于是乎錫
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
天繫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爾其或捐金于山沉珠于
泉禁不急之務弃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
无法死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載慎不祥之器崇止
敵之基我國无外斯民不爭则无兵死者矣變調律

歷端正節候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
人克寧則无天死者矣貢金於遠方鑄鼎于中夏示
不若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恠斯露厥人用康則无橫
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
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天橫絕之于下游
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於今世矣某亦壽域中之
一民爾知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中廢也
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

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歆天兮安得後之域基姦址賊
民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陵母碑

王元之

凡言古之賢母者鮮不以孟子之親陶公之母為首
稱爾咸謂其斷機勤學截髮迎賓之最也嘻二母之
賢率不過勉文學干祿位奮身豐家揚名立言而已
其有効忠貞之節挺剛烈之風金堅赤心芥視死命
殺身於亂世致子於明朝者陵母之謂乎昔秦之興

其猛如虎鼓吻張頤七國皆懼及秦之亡其駭如鹿
走野奔原群亮競逐爰有劉項干戈勃興四溟波湧
八極雲騰乾坤為之動蕩嶽瀆為之分崩黔首無主
惶惶兢兢大寶之尊知歸於何所矣尚願天輔有德
民懷有仁既殛之於暴秦終授之於炎漢初離豐泗

函果關項而授

項氏於

有戰攻之意復

為仇敵

之邦然而沛初

自用故楚失之以

范增漢得之以王陵彼折羽翼我全股肱項氏計屈
駙陵母以招之母謂漢取以德知其必克項取以力
知其勿獲對使伏劍氣雄辭真義血沃地忠魂貫空
寧忍愛以割慈不棄同而即異陵以之而絕望漢以
之而得賢卒使陵忠而事君榮分萬戶煌煌焉名冠
於漢史赫赫焉功高於漢庭與夫斷機截髮者何其
遼哉論者曰周有十亂文母在焉陵母之功其次矣

余謂不然且文母也子有西伯之封臣有九人之助
來周之王取受之昏如及掌矣又胡難哉陵匹夫也
母老姥也識漢之聖明嫉項之強暴對陣前之効死
俾歿後之成名豈伊區區之文母得任耶式昭盛烈
遂述銘曰

母之衣冠 乃婦人兮 母之剛烈 如忠臣兮
雖有愛子 不為親兮 伏劍而死 不惜身兮
母之容兮 乃老姥兮 母之器量 識明主兮

抗對項氏 曾無佈兮 伏劍而死 甘為虜兮
婦人之服 衣兮衾兮 有忠有烈 男子之心兮
男子之服 冠兮蓋兮 惟邪惟佞 婦人之態兮
吁嗟姦臣 無節槩兮

銘

克齋銘

張欽夫

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揚子雲曰勝己之私
之謂克子雲蓋未知所以為克者故其言迫切而不

近廣漢張棡曰夫子所以告顏子乃終之之事學者
必卓然有見而後可以用力於克也清江陳擇之燕
居之齋曰克敢衍其義而為之銘惟人之生父乾母
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
朘噫鮮克久越其云為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万
事聖有謨訓克己是究其克伊何本乎致其致伊何
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
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万理可窮請事克己

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
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
泳游不競不絀允蹈彛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
而天悠久无疆匪然而然為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
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
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良齋銘

張欽夫

良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為止止其所

也某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為始得其所止為
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為之銘
物之感人其端无窮人為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
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
是曰至善万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
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
工深力到大躰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止矣
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

其則匪它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為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繫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敬齋銘

張欽夫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草闢室于聽事之側朝夕燕處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為之銘以廣公意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

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无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息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過于躬魚躍鳶飛仁

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
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
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
作銘詩以驗同志

主一齋銘

張欽夫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為銘以勉之人
之心一何危終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
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

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
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蒙齋銘

張欽夫

番陽余端蒙請予銘蒙齋至予再三予未有以言也
它日因有感于果行育德之義乃為之辭曰乾坤既
畫八卦相乘万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
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
遏君子躰之于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

萌其執則止止乃日澄源源曷已君子體之于以育
德篤敬不逾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敏于
外達道攸飭内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
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
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敦復齋銘

張欽夫

復卦之義以初爻為重於畫為陽於義為陰於人蓋
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為休復四應於初故為獨

復而三之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遷善而
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
而不返也觀諸比則可見以初爻為重矣然則五之
敦復奈何五躰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為敦篤
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無悔奈
何無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為之戒辭謂
如是乃無悔也南徐陳希賢舊名其齋曰敦復歲壬
辰與予相遇于長沙屬于名銘予知希賢有取於儆

戒之意也為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
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
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攷我觀文義
厥有戒辭群十躰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
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于夙宵
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中齋銘

呂伯恭

叅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

其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
呂某為之銘曰

沂流之舟 挽之猶遲 下坂之車 扼之猶馳

木火金水 燥濕不齊 有習有積 有居克形

亦既用力 蘄適厥宜 凡此數者 蓋陰乘之

潛有所贅 默有所以 是過不及 察之甚微

凜乎其嚴 岌乎其危 匪曰設戒 理則如斯

不將不迎 不留不處 敬而無失 大中之矩

恕齋銘

呂伯恭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受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蕪曠厥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侑坐有勒匪尚其通亦尚其塞

敬齋銘

黃魯直

慢游者日失一日敬業者不速而疾

尚友齋銘

黃魯直

今之君子吾既與偕音者吾友舜何人哉

優仕齋銘

君子无一日不學也豈惟日哉无一時不學也豈惟時哉无須臾不學也學者身哉身哉學哉

耘業齋銘

孫仲益

臨川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為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

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銘曰
我行其野 原田膺膺 蓬艾生之 化為草莽
牛山之美 在物皆然 若是濯濯 夫豈其天
孰亂吾苗 非其種者 滅裂報予 固其所也
我有尺宅 聖王之田 種德執善 豈曰先年
大哉心乎 不能以寸 神而明之 與天地準
異端曲學 非聖之書 逃楊逃墨 卒歸於儒
菑之闢之 歛華撫實 采采新田 有苑其特

我倉既盈

三百維困

紅腐相因

以發陳陳

敬齋銘

朱元晦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首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忽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毋或敢輕不西不東不南不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勿貳於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无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慾万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至樂齋銘

朱元晦

呻吟北窓氣鬱不降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
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為子語先味乃然
是有味者乃適乃羶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
傲斯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惟曰惜惜式鉤且深

復齋銘

朱元晦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
一動一靜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盖翕无餘斯闢之始生意闐然
具此全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无垠
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予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
眇繇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
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求放心齋銘

朱元晦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頃刻放之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
反復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維以相

學古齋銘

朱元晦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
先謝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无怠无荒
至足之餘澤及萬方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
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為
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敬恕齋銘

朱元晦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

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歛焉厥躬于墻于美
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
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明倫堂銘

朱元晦

天叙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勤
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薌林銘

孫仲益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群

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
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
四十餘上書謝事裴回玉笥之下淦水之湄登高擇
勝築室居焉執蘭居畹采芝三秀千葩万卉羅生堂
戶蓋真得所謂薌林者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
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江東轉運
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
老薌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薌林二大字賜之龍

文龜畫妙絕一時群公在廷驚顧動色於乎盛哉未
曾有也子諲侈上之賜移書屬某為之銘銘曰肝膽
一如薰蕕如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鬥螂蛆甘帶蠅娘
轉圜嗜痂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
好修紉之為佩手授紫萸掉芙蓉旂蕙肴蘭藉飲芳
食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葵傾草靡偃風就日帝闈
九重孰播厥芳神交夢蘭甘餘獻芹扁榜峩峩來從
天上壁月珠星窺臨蕙帳天命不諂惟德之符車過

必式于公之閭

養源堂銘

黃魯直

李子作堂歐陽子名曰養源以成其福祿不知其源
及所以養而問諸山谷曰江出汶山其才濫觴其浸
荆楚匪舟不航非以有源而受下流多故耶行潦之
委盈溝溢壑少焉雨止立觀其涸故曰必清其源源
清則流潔必深其源源深則流長是故有令德者百
世不忘李子進曰若大其源既聞命矣敢問所以養

之何如山谷曰智及一年則知藝穀智及十年則知
藝木持百年而不知藝人智不保其身况其子孫欲
其源清且深其人其人

養浩堂銘

黃魯直

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愾將應如響心淵
如淵氣得其養夫惟氣之為物憂則焦然怒則勃然
差則慙然懼則瞿然勞則瘳然飢則悴然酌其有餘
不足而用其中尔乃浩然而浩然之主人風義凜凜

白髮在堂雞鳴在寢兄弟雁行肴膳勸飲三子承學
皆有英稟穆如清風松竹交蔭富貴浮雲公但高枕

黃魯直

仲尼之駕稅矣茲儒將復駕其所稅乎元元本本大
道甚夷毋以曲學誘諸子於亡羊之岐

崆峒山銘

王元之

軒轅氏之為聖也天下首冠足履者皆知之况通儒
巨賢乎然則枉萬乘之駕不自為尊也降匹夫之室

不自為辱也陟千巖之險不自為勞也所以然者下風問道而已哉故放勳法之以師許由重華繼之以讓善卷文命宗之以尊子高凡數帝者天下非不理也諸侯非不賓也兆民非不安也陰陽非不和也祥瑞非不至也所以孜孜於一山翁林叟者何哉蓋恐後世失尊賢好問之道爾聖人之用心也其有旨乎洎去帝及王厥道漸喪君以尊為極臣以賤為隔極則以下問為恥隔則以上達為患尊賤之不通上下

下之不安厥有萌矣然亦有審象于傅者謂之聖獵賢於渭者謂之明吐握于朝者謂之勤雖去道逾遠亦庶幾乎及王化下衰霸圖孔熾殉良之哀起逐客之議作高祖一沛公也見奉春君箕踞而坐霍光一將軍也使蕭望之挾持而入遂使賢者抱忍以思退不肖者忍耻以求進至有劓厲其脣吻詭怪其容儀囁嚅于閤寺之前趨趨于廊廡之下朝佞夕媚髮白而不知其已者又何屑屑哉夫如是則抱帝王之道

蘊經綸之材者老死空谷寂寞無聞未嘗降一尺之
書飛一介之使矧肯辱萬乘而顧匹夫者哉斯後代
不復于古也可痛惜哉是故首陽二老佐帝者也恥
于王也乃去周而採薇商山四皓佐王者也恥于霸
也乃去秦而茹芝豈無意於君耶無意於民耶蓋尊
賤不通上下不交之至也嗚呼不自尊者取萬世之
尊也自尊者取一時之尊也居天下者得無思耶某
讀軒轅之紀嘉崆峒之請美德垂成乃賡作歌其辭
曰崆峒之叟心豈聖兮軒轅聖也不自聖哉崆峒之
叟目豈明兮軒轅明也不自明哉崆峒之叟耳豈聰
兮軒轅聰也不自聰哉寂寞巖隈孰為乘哉吁嗟後
君得無鑒乎

王氣臺銘

王元之

觀古之王者築靈臺視雲物察氣候之吉凶知政教
之善惡苟理合天道垂休降禎則必日新其德以奉
之之化失民心為妖作沴則必夕惕其躬以懼之

如是則變禍福而反災祥不為難矣烏有築高臺厭
王氣行巫覡之事禦天地之災者乎嬴政之有天下
也始以利觜長距離鬥六國而擅揚復以鈎爪踞牙
虎噬万方而擇肉終以多藏厚斂蚕食兆民而富國
然後成五嶺築阿房驅周孔之書盡赴回祿惑神仙
之術但崇方士收大半之賦則黔首豆分用三夷之
刑則赭衣櫛比鯨鯢國政螻蟻人命原膏野血風腥
雨臙六合嗷嗷上訴求主天將使民息肩於炎漢故

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之氣於是祖龍巡狩築臺以
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授之於漢秦獨厭天厭民而
自王乎向使築是臺告天引咎遷善樹德封六國之
嗣復萬民之業薄賦斂省徭役銷戈鎔兵勗稼穡誅
高斯之暴政修唐虞之墜典下從人望上谷天意則
王氣不厭而自銷矣劉項之族何由而興哉某遊豐
沛間觀臺之舊址思古懷覽悵然有懷捉輪濡毫遂
為銘曰臺之築兮救秦之衰救之不得為漢之基氣

之厭兮慮漢之昌厭之不得速秦之亡秦之厭漢甘
惟一身漢之厭秦乃有萬民高臺巍峩王氣氤氳秦
政已矣漢德惟新快快前古芒芒後塵故國蕪沒荒
臺草春行人環睇惻愴斯文

厄臺銘

王元之

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
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
乎所以虞舜厄於歷山帝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

臺文王厄於羗里我先生夫子厄於陳蔡其道一也
於時周室卯危魯道麋潰仁義路絕奢僭源開列國
用權蝟芒而起壞禮樂於糟粃視詩書於芻狗孩提
王室糞壤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有衣縫掖而
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刺之三綱五常蓋掃地矣夫
予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之大壤嫉四維
之不張剝道德為舟航將欲濟天下之墊溺斲禮法
為耜耒將欲芟天下之荒穢故不程其力不顧其世

聚三千之徒聘七十之國應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
蘭於鮑肆孰聞其薰施法於亂主孰聞其政斯謂天
柱將傾折建一指而扶之艱哉為力乎故教不用於
定哀位不崇於季孟遜辭於陽貨見忌於子西至于
樹迹亦削而伐之况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邪卒至
天厭聖道絕糧於陳顏由之徒餒目相視我先師則
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虛腸乾未始太息盖聖人為
人也不為己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欲綴皇綱之絕

緒闢帝道為坦途酌三代禮文垂萬古典憲興彼王
澤浸于生民苟道至於是雖不食而死固何恨哉不
然夫豈不知列國有膏粱之祿陪臣竊鍾鼎之食但
說辭婉貌取之如拾芥豈獨區區乎六合中以寒飢
而自若耶聖人之用心也不其遠乎吁姦喉佞舌者
圖一日之飫飽道醉德者謀萬民之利故教不用於
當時而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沒後何則
租述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為君父臣子者

不可斯須而離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饗
廟食得非顯於沒後邪與圖一日之飫者
又何遼哉某客在宛邱得斯臺之址披棊訪古馳筆
為銘辭曰

僭祿尸位沒則絕祀所謂伊人若敖之鬼夫子恥之
不其餒而飽德醉義沒則垂世所謂伊人箕山之士
夫子求之可謂人乎巍巍聖人生而道迤歷聘求合
絕糧於陳箕山之士可齊其名莫禦之也且非其倫

廟食不匱祀典維新我來舊國荒臺磷磷拂石勒銘
聲德益振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百四十八終

